



五禮通考



六十九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九十八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
李徐總督蘇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

嘉禮七十一

觀象授時

書舜典協時月正日

蕙田案時月正日與律度量衡對言似屬四
項事竊意時四時也月十二月也正三正也
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有正而後時可協
如建子則子丑寅為春建丑則丑寅卯為春
建寅則寅卯辰為春也有正而後月可協建
子則子月為正建丑則丑月為正建寅則寅
月為正也時與月皆以三正而協則日之協



不待言矣古者三正通于民俗所以奉天道符地理授民時正字似作三正爲是注疏蔡傳以正字作虛字解恐未的三正不協則萬事隳故甘誓數有扈之罪曰怠棄三正也

日知錄三正之名見于甘誓蘇氏謂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爲正者其來尚矣微子之命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則知杞用夏正宋用商正若朝覲會同則用周之正朔其於本國自用其先王之正朔也三正之所以異者疑古之分國各有所受故公劉當夏后之世而一之日二之日已用建子爲紀舜典協時月正日即協此不齊之時月

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蔡氏沈曰三正子丑寅之正也夏正建寅怠棄者不

用正朔也案此章則三正迭建其來久矣舜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一正朔也子丑之建唐虞之前當已有之

欽定傳說彙纂三正注疏主天地人而後人以夏以前無改正朔事林之奇則謂不必求之太深但言其廢三綱五常或以爲三正必有所指如三綱三事之類或以爲不用夏時之正亦不用唐虞以前之正如秦用亥爲正或以爲三正本兼用如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豳風一之日二之日是一陽二陽之月亦得爲正春秋雖用周正而祭祀田獵仍用夏時紛紛之說總以蔡傳不用正朔一語概之爲是而三正之說其來已久則爲子丑寅之正亦不必多疑矣即注疏天地人亦三正取義之原也有扈既不遵正朔又何知

三正之義乎急棄三正兼言之宜也

蕙田謹案不遵正朔何知三正之義急棄三正宜兼言之洵不磨之論

尚書大傳夏以孟春月為正殷以季冬月為正周以仲冬月為正夏以平旦為朔殷以雞鳴為朔不以二三月為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為歲之三正也

又曰王者存二代之後與已為三所以通三統立三

正

鄭注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樂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

又曰周以至動

殷以萌夏以芽

鄭注謂三王之政也至動冬至日物始動也

物有三變故正色有

三天有三生三死

鄭注異時生者恒異時死

是故周人以日至為正殷

以日至三十日為正夏以日至六十日為正天有三

統土有三王王特一生死

鄭注統本也

三統者所以序生也

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是故三統三正也若循連環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夏以孟春為正者貴形也

蕙田案此大傳古本世多未之見今考其說則知注疏之未審矣其曰通三統若循連環極足以發明三正並用精義

宋書禮志高堂隆曰自古帝王之興受禪之與干戈皆改正朔易曰革元亨利貞有孚改命吉湯武革命應乎天從乎人其義曰水火更用事猶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驗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應天地三氣三色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初高陽氏以十一月為正薦玉以白繒尚書傳曰舜定鍾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于前故定四時改堯正詩曰一之日歲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

萬曆
可考觀于秦政坑焚操懿兵燹而杜預所見十律自
黃帝顓頊以及夏商周魯之律猶在則其前可知也
夫黃帝調律建子伏羲顓頊之律建寅若神農少昊
諸律今雖不可考當必有建丑者鄭康成謂堯正建
丑舜正建子其言必有所受况三正既為累代所迭
用亦復為一朝所兼存故誥誓臣民並言之而不以
為雜秉筆之史臣臨文之學士隨意書之而亦不以
為倍今考三正之錯見于六經者周易臨之彖曰至
于八月有凶用周正也說卦傳曰兌正秋也則用夏
正也夏書甘誓言怠棄三正是夏並用三正也盤庚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是商兼用夏正也金縢秋
大熟君牙夏暑雨冬祁寒是周亦兼用夏正也豳風
言民俗在夏商之交乃有一之日至四之日及十月

改歲之語是亦兼用周正也左傳叙事用周正而僖
五年晉卜偃以童謡推號之亡謂在九月十月之交
是亦用夏正也禮記月令用夏正而季秋為來歲受
朔日亦用周正也蓋周制近者于十二月頒朔遠者
于十一月頒之也雜記引孟獻子言正月日至可以
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亦用周正也
論語用夏正暮春者春服既成是也孟子用周正七
八月旱則苗槁及徒杠輿梁成於十一月十二月是
也至于春秋純用周正以史官紀事當用王朝正朔
也周禮純用夏正以夏數得天百王所同逸周書云
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是夏焉者是三正並行之明
徵也

蕙田案自甲子作而有歲月日時有歲月日

時即有正朔正朔者歲月日時之首也虞書曰正月曰月正曰上曰元曰朔旦周禮曰正歲曰正月以其為一歲之首曰正歲以其為十二月之首曰正月以其為正歲正月之首曰元曰上曰朔此與易稱乾元同義所為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聖人所以先天而不違後天而奉若也古人論三正曰三微成著以成三統三微成著即資始之意然其用各有所當焉黃鍾始于子律元始于冬至天之統也靈樞五運六氣始于大寒地之統也平秩東作以殷仲春人之統也蔡氏謂三正迭建固為得之其實不止迭建實並行而不可缺故冷倫造律則用天正岐伯論醫則用

地正神農稼穡則用人正三者並行是為不怠棄若建其一而棄其二何以罪有扈者曰怠棄三正哉是知迭建者止就一代之正朔而言若其奉天道修人事則非合三正用之不可故曰怠棄三正則不惟不奉正朔而已也

易臨卦至于八月有凶

注八月陽衰陰長故曰有凶

蕙田案八月之說有三蜀才云自建丑之月至建申之月凡閱八月則成否否則天地不交萬物不通是至于八月有凶唐孔氏從之而傳義去之至何元子復用其說謂本卦傳云消不久也否泰傳皆有道消道長之文于此卦互見之文王殷人而從殷正其說可信

然細觀卦義否泰消長之文乃二卦自相反對之象本卦象云消不久則于二陽必有關會不得混為消長之說也程傳及紫岩漢上草廬孟敬俱指遯說謂天正建子之月一陽始生為復其二建丑之月二陽長而為臨其七建午之月一陰始生為姤至其八建未之月則二陰長而為遯遯者臨之正對臨卦六爻盡也自復至遯凡八月二陽消矣臨遯反對似得之然何元子謂卦主臨言自臨距遯僅七月其八月有凶應于復卦言之此其說之可疑者也其一說則謂夏正八月于卦為觀自一陽復十一月至臨十二月二陽浸長逼四陰當此之時陽勢方盛至于八月建酉

卦為觀四陰浸長逼二陽則臨之二陽至觀危矣序卦相承臨觀反對王秋山謂自六三八變而至觀為八月卦臨則二陽長于下四陰剝于上觀則四陰長于下二陽剝于上矣故曰有凶聖人于此二陽長而陰消之初為二陽消而陰長之慮也蓋方盛而慮衰則盛可久若既衰而後為之慮則無及矣此八變之說于八月之數合于八月之時亦合趙汴水曰消不久之義專以二陽之消息為主以臨與觀反也臨為二陽之長觀為二陽之消少進一位即為剝而陽之消不久矣當臨之時人皆喜陽剛之浸長而聖人于此際已垂浸消之戒視剝復否泰言消長于二卦者其

憂深慮遠爲尤切浸長者原始有凶者要終
言當制于未亂也解彖傳消不久之義于卦
中二陽尤有關會朱子兼存之來矣鮮焦弱
侯潘去華俱從之惟何元子謂文王彖易而
從夏正朱子亦心疑焉不知古者三正並用
故啟數有扈之罪曰怠棄三正而逸周書言
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是以六經中皆三正錯
見而用夏正居多即如易說卦云兌者正秋
也亦用夏正也何獨臨之象不可以夏正言
乎

說卦傳兌正秋也

疏兌位是西方之卦斗柄指西是正秋八月也

張氏以寧曰兌正秋夏時也夏時百王所同不曰兌正秋而曰兌
蓋冬于理不可也此與魯史奉周正朔而書之以紀事者自不同

蕙田案文王於殷時演易而用夏正孔子於

周時贊易亦用夏正此三正通用之證

觀承案說卦以兌爲正秋亦可見夏時之善
所謂三正迭用惟夏得天凡天道春秋之序
以建寅爲得其正故周禮春秋不得不奉時
王之正朔而詩書易象非一代之書不妨多
據夏時爲言所以損益百王特告顏子以行
夏之時也

禮記大傳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

疏改正朔者正謂年始朔謂月

初周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周
夜半殷雞鳴夏平旦是易朔也

春秋昭公十七年左氏傳冬有星孛于大辰梓慎曰火
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

後漢書陳寵傳元和二年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
萌故十二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

體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雖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

白虎通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是以舜禹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春秋瑞應傳曰敬受瑞應而王改正朔易服色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民也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于是故統焉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

時萬物始芽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爲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尚黑也

論語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

朱子注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爲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爲人正商以丑爲地正周以子爲天正也然時以作事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爲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孔叢子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爲邦孔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政爲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

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于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右三正統論

書舜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傳上日朔日也疏每月皆有朔日此是正月之朔故云上日言一

歲日之上也鄭元以為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先儒王肅等以為殷周改正易民視聽自夏已上皆以建寅為正孔意亦然

北史李業興傳天平四年使梁梁武帝問尚書正月
上日受終文祖此時何正業興對曰此夏正月梁武
帝問何以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衡篇云日月
營始故知夏正又問堯時以前何月為正業興對曰
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梁武又云寅賓出日

即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中堯典
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業興對曰雖三正不同言
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
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

蕙田案李業興據中候之文證正月上日為
建寅之月以月令孟春日在營室故也考堯
時冬至日在虛則建寅之月日躔當在奎婁
已過營室一次不得云營始也晉志載董巴
之言云顓帝以今之孟春正月為元其時正
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律營室也顓頊又
在唐虞之前正月日躔去營室尤遠凡為此
說者皆不通於歲差之故者也鄭氏謂堯正
建丑此時未改堯正故云正月上日以中候

日在營室推之則建丑為近是其云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此誠千古定論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疏王肅云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

大禹謨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蕙田案鄭康成及高堂隆等以為堯正建丑舜正建子而堯典以二分二至正四仲之月蓋敬授人時故用人統正所謂夏數得天百王所同者也然竟謂以寅為正則夫子告顏淵不當但取韶舞而曰行夏之時矣若王肅等謂自夏以前俱以建寅為正則又不然甘誓明言怠棄三正則不待商周始創改之也觀承案唐虞建寅堯典經文自有明據二月東巡重華繼治亦別無改正之文夫子每舉

夏時為言者以三代相連對商周言之但舉夏為便亦以唐虞已遠其令或尚踈畧夏王承之而典制益詳今夏禮雖亡而尚傳小正一書可知夏時最為明備故時行夏而舞用韶蓋各舉其盛以為言也康成堯正建丑舜正建子之云洵為穿鑿無據夫三正迭建其來久矣唐虞以前豈無子丑為正者何必斷歸堯舜耶

右唐虞夏正朔

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

祇見厥祖

傳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

蔡氏沈曰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為正故以十二月為正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頒律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于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為首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

月數乎曰此孔氏惑于序書之文也太甲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孔氏曰湯崩莫殯而告固已誤矣至于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于經史尤可考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秦以亥正則臘為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為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為建酉月矣安在其為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月為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復政厥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蓋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即位莫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

張氏以寧曰改正即是改月商改夏正以十二月為正月周改商正以十一月為正月子正以夜半為朔丑正以雞鳴為朔寅正以平旦為朔焉有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之理乎虞夏受禪皆以正月行事至商周革命皆改正朔以歲首之一月為正月人君重居正也月必書正猶年必書元今于歲首但書冬十二月

而不書正則是商一代皆無正矣何以號令天下整齊萬國乎

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

亳傳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五月三年服闋明年始為新君之元年此殷法君薨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為元年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為再期至十一月服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也

張氏以寧曰若以元祀為踰年即位改元之年則方其改元既已踰年矣又加以元祀至三祀之二十五月則為四年而非三祀孟子明言三年復歸于亳非四年也而況營桐之舉乃人臣之大變不得已之事伊尹固幸其君之終喪而急迎以歸故不待歲首正月也由是以觀伊訓之元祀非踰年改元之年而十二月為商之十二月夏之十一月信矣

顧氏炎武曰胡氏引伊訓太甲十有二月之文以為

商人不改月之證與孔傳不合亦未有明據孔傳未嘗以十二月爲歲首

蕙田案改朔不改月之說始于胡文定之春秋傳繼以蔡仲默之書傳先儒援引經傳之文以駁之而卒未有所據以斥其秦人建亥不改月及商書十二月之說者考顧氏炎武日知錄謂胡氏引秦人以亥爲正不改時月爲證則不然漢書高帝紀春正月注師古云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律之後紀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即謂十月爲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叔孫通傳諸侯羣臣朝十月師古云漢時尚以十月爲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

書十月又曰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當是建申之月劉攽云案律太白辰星去日率不過一兩次今十月而從歲星于東井無是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謂從歲星也據此足明記事之文皆是追改惟此一事失于追改遂以秦之十月爲漢之十月夫以七月誤爲十月正足爲秦人改月之證而胡氏非矣此說足以破其秦人不改月之謬獨商書伊訓及太甲中篇一云元祀十有二月一云三祀十有二月朔似可以爲不改月之證而世之駁蔡傳者第據孔安國湯崩踰月改元之文以爲殷周禮有不同或又

以崩年改元亂世之事遂詆後出古文未足深信是二說者俱未能得其要領無以折九峰之辨而息後學之疑今案漢書志引伊訓篇云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其下文又釋之曰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喪以冬至越弗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乃知伊訓所稱十二月者正建子之月在夏爲十一月在商則爲十二月也禮云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越綽而行事此所云祀于先王者乃冬至配天之祭故祭畢稱烈祖之成德克配上帝以訓戒嗣君而非正朔告廟之祭也劉歆三統術推是年商十二月乙丑朔

旦冬至與伊訓正合然則伊訓之文正足爲殷人改月之證尚書春秋紀事之體本自若合符節若夫桐宮之放乃聖人不得已之事一朝悔悟便當復辟何必俟歲首之月張敷言有云放桐之事人臣大變周公之聖猶被流言阿衡之心爲何如哉朝而自怨夕當復辟尤不須于正月也此足以破胡氏蔡氏據太甲以爲殷人不改月之謬矣

觀承案漢書元年冬十月師古注最明劉攽說亦更詳暢然實本之北史高允傳也可知古人原無不改月之說胡氏偶不及檢耳至漢志引太甲元年十二月謂正是建子之月在夏爲十一月者在商則爲十二月尤足爲

殷人改月之證破後人不改月之疑矣

右商正朔

書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注此周之孟春周之孟春建子之月者案

劉歆三統術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明年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

蔡氏沈曰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案漢孔氏以春為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為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為建子之月而經又繫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為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十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為無惑冬不可以為春寒不可以為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惟莫之春亦言周之季春于夏為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惟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莫春則當治其新畲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于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為春周以仲冬為春四時反逆豈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

朱氏鶴齡曰蔡傳解春為建寅之月又力辨商周時

月俱不改愚考春秋經傳之文

凡十餘條語多不錄

而知其說非

也蔡氏謂冬不可為春十一月不可為正月夫黃鐘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林鐘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

子者一陽之生于卦為復至午而陽極焉午者一陰之生于卦為姤至子而陰極焉子為星紀之次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律紀皆以子為首則何不可以首月令乎三正迭建時無失次夏正用木之著者也殷周二正用木之微者也皆陽位也特孟陬之月尤切民事故夫子曰行夏之時而豈謂子丑必不可為正哉秦人改建亥月蓋自以水德代周且五行木生于亥故用之雖事不師古然改時與月必循三代之舊本紀元年冬十月顏師古謂是太初正律以後史臣追書蔡氏顧引之以為不改時月之證其亦疎矣

唐順之曰考秦改正朔在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周之亡已三十六年矣周在時正朔已不行于天下況既亡乎秦紀所云冬十月恐是周亡之後因民間私稱夏正而書之此于周改月之說自不相礙不足以為據也

蔡氏又據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與泰誓惟十有三年春以為皆不改時月而駁

漢孔氏之非愚謂據此二端則時月之改尤章章也
夫商人建丑十有二月夏正之十一月也下云伊尹
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先王自契元冥以下厥
祖湯也商人宗廟之禮不可詳考祭法云殷人禘饗
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安知不以其月至日伊尹攝行
郊祀配天之禮因而陳訓太甲乎班固以三統術推
之湯伐桀之歲在大火房五度故左傳曰大火閼伯
之墟實配商人後十三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
伊訓不言
辨則乙丑非朔日也此恐誤其日伊尹祀先王于方明
方明見儀禮以配上帝
此其證也十有三年之春即春秋春王正月之春謂
十一月也何以明之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翌
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戊午師渡孟津癸亥
陳于商郊牧野一月二孔氏以爲周正建子之月是

也師渡孟津即大會于孟津也癸巳至戊午凡二十
六日皆在十一月癸亥則十二月之四日也國語引
伶州鳩言武王克商歲在鶉火
周語注歲歲星也鶉火次名周分野日在析
木月在天駟辰在斗柄星在天竈班固以三統術推
之師方發爲殷十一月戊子日日在析木箕七度其
夕月在房五度房天駟也後三日得正月辛卯朔合
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明日壬辰晨星始見戊午渡
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闕建星牽牛至
于婺女天竈之首至庚申二月朔日也癸亥陳牧野
甲子合戰與書傳無一不符者此又其證也蔡氏又
引臣工詩莫春來變語以爲夏月未嘗改則愚于此
有說矣古者天子受命凡改元頒律朝覲會同諸大
政皆以正朔行之至于分至啟閉民事早晚所關者

未嘗不遵夏小正之書東萊呂氏所云三正通于民俗周人兼而用之是也蓋史書記時事則從周正月令紀歲功則從夏正從周正者多出於朝廷政令之施設從夏正者多出於民間士女之語言詩書三禮所舉夏正難更僕數安得援之為不改時月之證乎信如蔡說則商周正朔名改實不改夫子何必云行夏之時乎

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歛之

注正月周之正月以正月

朝日布治于天下至正歲又書而懸于象魏使萬民觀焉

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狗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

注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當也

宰夫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正歲則以法警戒羣吏

注歲終謂

周季冬疏知是周之季冬者以正月之吉始和是周正月布治于天下至今歲終考之是盡一歲十二月之事故知非夏之歲終也後凡言歲終倣此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

注正歲季冬大寒水方盛之時疏周雖

以建子為正行事則皆用夏之正歲若據殷周則十二月冰猶未堅也

華氏學泉曰周禮正月之吉或云周正以經文凌人十二月斬冰斷之則十二月為夏正建丑之月雖鄭氏無能立異說也既十二月為夏正建丑之月而正月為周正建子之月有是理乎既正月為夏正建寅之月則歲終為十二月建丑之月而正歲當即正月而或言正月或言正歲亦通稱耳

蔡氏德晉曰正歲即正月以其為十二月之首為正月以其為一歲之首曰正歲太宰職正月之吉懸治象法小宰職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法明係一時事可見康成以布治象為建子月乃懸治象為建

寅月則暗改經文乃字為正歲二字至凌人掌冰政政字則明改為正連下歲字讀皆徒生葛藤耳

蕙田案周禮六官內宮正內宰山虞司馬司燿司烜柞氏雜氏等職凡言四時者皆用夏令則正月亦夏正也夏正建寅之月為孟春三陽漸盛東風解凍故云始和若建子正天氣閉塞而成冬豳風七月詩一之日感發是其時也安得云始和康成因此二字不協遂訓為改造之意殊屬牽強又月令在秦人未改朔之先其序十二月于季冬則曰是月也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天子乃與公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孟春月則曰命相布德和令與此正同

地官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歛之

注周正月朔日疏周禮凡言

正歲者則夏之建寅正月直言正月者則周之建子正月也

正歲令于教官曰各供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

正則國有常刑

注正歲夏正月朔日

小司徒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法之象狗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

鄉師正歲稽其鄉器

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 正歲令羣吏考法于司徒以退各憲之于其所治

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 正歲則讀教

法如初

注雖以正月讀之至正歲猶復讀之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

黨正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

正歲屬民讀法

遂大夫正歲簡稼器修稼政

注稼政孟春之月令所云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邱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

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

春官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

于邦國

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作律也

眡祲正歲則行事歲終則獘其事

注占夢以季冬贈惡夢此正月而行安宅之事以順民心弊斷也

夏官大司馬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歛之

訓方氏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秋官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懸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歛之

小司寇正歲率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

國有常刑

士師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張氏以寧曰凌人正歲十有二月夏季冬也遂大夫訓方氏正歲夏正月也小司寇士師先歲終而後正歲眡祲先正歲而後歲終考之皆夏正月夏季冬也所謂猶自夏焉者也

逸周書周月解惟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基踐長微陽動于黃泉陰慘于萬物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陽氣虧草木萌蕩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周天泊舍于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周正歲道數起於時一而成於十次一為首其義則然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

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共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爲正易民之視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於政

王氏樵曰子月爲一歲之始猶子時爲一日之始安在子之不可以爲春乎夫正朔者十二月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律官紀年之所

始也正朔有改三代迭建三正以新民視聽月朔有改有不改有改于上不改于下從民間之便乃若春秋則史官之書必用時王正朔而律法要爲不可亂時必與月合時月必與所書之事合或者乃必欲旁引曲證以爲周不改時與月其亦踈且固矣

華氏泉曰六經論孟所稱或用周正或用夏正參錯不一惟周禮則斷從夏正春秋則斷從周正汲冢周月解篇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至于敬授人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故先儒謂商周革命建子建丑有改正朔之名而授時祭享有用夏時之實春秋史官紀事之體必書本朝正朔尊王也其民俗通行悉從夏令

蔡氏德晉曰或問經文有正月有正歲鄭康成以正

月為周正正歲為夏正葉秀發以正月為夏正正歲
為周正吳德方以正月正歲皆為周正王昭明以正
月正歲皆為夏正果孰為是曰昭明之說近是據逸
周書授時祭享猶是夏焉周禮正授時祭享之書凡
四時皆用夏令則正月用夏正可知况凌人十二月
令斬冰康成亦以為用夏正矣十二月既用夏正正
月安得用周正也

詩唐風蟋蟀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傳蟋蟀九月在堂聿遂也疏小明云歲聿云暮采蕭穫叔采穫亦是九月之事九月歲末為暮而云聿暮者言過此則歲將暮耳謂十月以後為歲暮也

張氏以寧曰周以十一月為歲首故此言九月以後
為歲暮周正也

顧氏棟高曰日月其除除者除舊布新今人以臘月
三十日為除夕是詩明言九月為歲將莫十月為歲

除是以十一月為歲首之明證也

豳風七月一之日醵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四之

日舉趾傳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四之日夏二月周四月也

朱子曰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謂斗建
丑二陽之月也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
天下遂以為一代之正朔也

顧氏棟高曰據此則公劉當夏之時已自以子月起
數以夏之十一月為正月以夏之正月為三月矣一
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不曰正而曰
一者避時王之正朔也後武王伐商猶曰惟一月壬
辰旁死魄蓋此時未革殷命猶從舊號實昉于此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室熏鼠塞向瑾戶嗟我婦子曰
為改歲入此室處

疏曰為改歲者以仲冬十一月陽氣始萌可以為年之始故改正朔以建子為正歲亦莫止謂十月為歲莫是

過十月則改歲乃大寒故言改歲之後發栗烈大寒之時方始入此室而居之也

顧氏棟高曰豳風凡言月者皆夏正言日者皆周正此于十月之下即云穹窒熏鼠曰為改歲是明言公劉當夏時已自以十一月為歲首不待注疏而本文已是顯然

小雅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

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

箋十月為陽時純坤用事嫌于無陽

故名此月為陽月

張氏以寧曰首章曰莫止而三章曰陽止則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也周以夏之十月為歲莫以十一月為歲首也

出車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苢

張氏以寧曰諸詩皆屬周正無異詞獨此一章有不

合蓋周正雖改而夏正之迭用已久故民間之話言猶不能忘而稱道之

呂氏曰見三正之通于民俗此皆述民俗之話言非史官之紀事也

十月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箋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

張氏以寧曰下文云燁燁震電蓋八月雷乃收聲之時而震電見焉亦為變異此時亦周正也

小明我征徂西至于芄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昔我往矣日月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昔我往矣日月方與曷云其還政事愈感歲聿云莫采蕭穫菽

張氏以寧曰周二月夏十二月也言自我之徂西至於芄野之地其時十二月朔旦今則已離閱冬寒夏暑尚未得歸此心之所以憂而且苦也曰至者據已

至彼地而言曰往者據在家始發而言二章三章乃追叙其始發之時也日月方除除者除舊布新之謂日月方與與厥民隩之義同周以十一月為歲首民寒而聚居于隩我之始亦自謂其時即歸何至今歲將莫而尚未得歸至九月采蕭穫菽以為卒歲之用也蓋小明大夫以夏十一月始發徂西以十二月至于芄野至明年之九月尚未得歸經閱踰年之久所以憂也此詩首尾相應次序甚明與周正合若以夏正二月而說則仲春非歲首不得以為除舊而布新自二月至九月則二月氣已暖至九月肅霜而肇寒亦不得以為離閱寒暑也

顧氏棟高曰張氏此章發明周正之旨十分精當若毛傳以方輿為二月之初訓為暖則二月尚未可云

煖鄭又據爾雅文四月為除尤無當上甫言二月此忽言四月且自四月至九月皆煖日無寒時又何言載離寒暑乎孔疏于蟋蟀篇引此采蕭穫菽為歲莫九月之事明以此為周正則此二月為周二月夏之十二月信矣

周頌臣工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畀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庥乃錢鏞奄觀銍艾箋周之莫春于夏為孟春諸侯春朝用孟月故于周之晚春遣之勅其車右保介以時事當歸勸農趨時也
非夏之季春者以夏之季春非復朝王之月故知此為夏之正月也夏之孟春耕期已逼故勅其車右以時事歸即耕田是也

張氏以寧曰蔡氏書傳引此以為麋麥將熟其為夏之莫春三月可知今考之全篇止曰將受厥明不曰來牟將熟將之云者未至而預期之辭見于經傳甚多況其曰如何新畀命我衆人庥乃錢鏞即七月之

詩言于耜舉趾周官遂大夫正歲簡稼器修稼政之事嗟嗟保介即月令孟春祈穀天子載耒耜措之于保介之御間皆夏正孟春事也若待建辰之三月始治新畬始庠錢鏹不亦晚乎將受厥明乃期之之辭非即時賦物之比不可以文害辭也則此莫春為夏之正月信矣

蕙田案詩三百篇或用夏正或用周正參差不一蓋三正通乎民俗非如史官編年紀事必遵時王之制也張氏以寧解六月棲棲四月維夏諸詩論語暮春者春服既成俱以為周正支離牽合反滋後人之惑今皆不取

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疏王者革前代改正朔夏以建寅之月為正殷以建丑之月為正三代異制正朔不同惟時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王不在春上者月改則春移春非王所收故王不先春王必連月故王處春下周以建子為正則周之二月二

月皆是前世之正月也故于春每月書王王二月者言是我王之二月乃殷之正月也王三月者言是我王之三月乃夏之正月也既有正朔之異故每月稱王以別之

左氏傳元年春王周正月

注言周以別夏殷

公羊傳春者

何歲之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胡氏安國曰案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頗回以為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尊也其旨微矣

朱子語類問古者改正朔如以建子月為歲首則謂之正月抑只謂之十一月曰此亦不可考如詩之月數即今之月孟子七八月之間旱乃今之五六月十一月徒枉成十二月與梁成乃今之九月十月國語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即孟子之十一月十二月若以為改月則與孟子春秋相合而與詩書不相合若以為不改月則與詩書相合而與孟子春秋不相合如秦元年以十月為首末又有正月又似不改月

蕙田案朱子注詩及孟子皆主改月此條猶屬未定之論

語類某親見文定公家說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正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恁地時二百四十二年夫子只證得行夏之時四箇字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

蕙田案此駁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極精

朱子文集與張敬夫書春秋正朔事比以書考之凡書月皆不著時疑古史記事例只如此至孔子作春秋然後以天時加王月以明上奉天時下正王朔之義而加春于建子之月則行夏時之意亦在其中觀伊川先生劉質夫之意似是如此但春秋兩字乃魯史之舊名又似有所未通

蕙田案史家編年之例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歲書月可不書日未有日而不月者也書時可不書月未有月而無時者也以春秋之文證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夏五月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皆時月並書謂春夏秋冬孔子所增加猶可通也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皆有時而無月若元年不書春至二年始書春三年始書秋有是例乎春秋之名孔子以前已有之則春字非孔子所加審矣尚書係記言之文與編年者不同故書月書時書日恒無定例如泰誓金縢書時不書月伊訓太甲武成康誥召誥多士多方顧命畢命書月不書時或以爲古史

時月例不兼書果爾則秦誓中云惟戊午牧誓云時甲子昧爽洛誥云戊辰王在新邑及詩小雅吉日庚午之類皆有日無月豈得云古人日月亦不兼書乎孔穎達曰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爲文於日月時年皆具尚書惟記言語不爲編次故不具真通儒之論也朱子因伊川假天時立義之說故爲此論而又云春秋兩字乃魯史之舊名則已知其不然矣又答吳晦叔書春秋書正據伊川說則只是周正建子之月但非春而書春則夫子有行夏時之意而假天時以立義耳文定引商書十有二月漢史冬十月爲證以明周不改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考之則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暑雨苗長之時而十一月十

二月乃建戌建亥之月將寒成梁之候又似并改月號此又何耶或是當時二者並行唯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國史則必用時之正其比商書不同者蓋後世之彌文而秦漢直稱十月者則其制度之闊畧耳

蕙田案春秋既是國史必用時之正其餘散見于他書者則三正通用此不易之論也殷及秦漢亦皆改月胡氏所引證俱未可信

又前書所諭周正之說終未穩當孟子所謂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謂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時則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獲此即止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則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獲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伊川所

謂假天時以立義者正謂此也若謂周人初不改月則未有明據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爲證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猶止於此則無他可考必矣今乃欲以十月隕霜之異證之恐未足以爲不改月之驗也蓋隕霜在今之十月則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則爲異矣又何必史書八月然後爲異哉況魯史不傳無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書爲據之明且審也若尚有疑則不若且闕之之爲愈不必強爲之說矣

蕙田案此書疑周人改月而不改時與伊川之說略同考周時列國之史皆名春秋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曰羊舌肸習于春秋是晉有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傳太子之法曰教之以春秋是楚有春秋既以春秋名其書必無

書月不書時之理春秋書春無冰則周以冬爲春之證也孟子稱秋陽以暴之則周以夏爲秋之證也如謂月可改時不可改周人初不改時故魯史亦不書時而孔子特加以寓行夏時之意則必加冬於王正月之上加春於王三月之上然後可也以建子爲春既非夏時以夏時冠周月又非所以從周湯潛菴所謂不夏不周之間孔子何以自處者其說簡而當矣金縢所云秋大熟自據夏正春秋所書春王正月自據周正三正通用由來已久不必執書以難春秋也

又答林擇之書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爲歲首而不改月號以孟子七

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考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爲正月而不改時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類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以程子假天時以立義之云考之則是夫子作春秋時特加此四字以繫年見行夏時之意若如胡傳之說則是周亦未嘗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月下所書之事却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後月與事常相差兩月恐聖人制作之意不如是之紛更煩擾其所制作亦不如是之錯亂無章也愚見如此而考之劉質夫說亦云先書春王正月而後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似亦以春字爲夫子所加但魯史本謂之春秋則又似元有此字而杜元凱左傳後序載汲冢竹書乃晉國之史却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則又似胡

氏之說可爲據此間無竹書煩爲見拙齋扣之或有此書借錄一兩年示及幸甚幸甚又漢書元年冬十月注家以爲武帝改用夏時之後史官追正其事亦未知是否此亦更煩子細心考也

蕙田案此條辨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極明快又謂春秋二字魯史元有之皆不易之論然猶不能無疑於竹書晉正建寅之說顧氏棟高嘗論之曰汲冢書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爲魯隱之元年正月其紀年皆用夏正先儒謂晉封太原沿唐堯之故俗理或有之然看來成周盛時原所不禁不特周也亦通三代所不禁豳風稱一之日二之日公劉當夏之時便已自以子月起數但不曰正而

曰一以避時王之尊號至武王伐商之年商命未改猶曰惟一月壬辰不敢遽用正字詩書所稱同一揆也夏殷時不禁豳周之用子正周時獨禁晉之用寅正乎若三代果有此禁則啟之罪狀有扈氏當云怠棄夏正不當云怠棄三正矣此言可以釋考亭之疑漢書注稱漢初所書冬十月皆史官追改顧炎武據以證秦漢之亦改月然朱子亦已見及之大儒讀書細心非他人所及也

趙氏汙周正考春秋雖修史爲經猶存其大體謂始年爲元年歲首爲春一月爲正月加王于正皆從史文傳獨釋王正月者見國史所書乃時王正朔月爲周月則時亦周時孔氏謂月改則春移是也後于僖

公五年春記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十七年夏六月記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又記梓慎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皆以周人改時改月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啟閉之候則仍夏時其經書冬十月雨雪春正月無冰及冬十月隕霜殺菽之類皆爲記災可知矣汲冢竹書有周月解亦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以建丑爲正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用夏焉其言損益之意甚明經書冬烝春狩夏蒐以此蓋三正之義備矣而近代說者往往不然夫以左氏去聖人未遠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及戰國之際中國無改物之變魯未滅亡傳于當時正朔豈容有差漢書志據三統術商十二月

乙丑朔旦冬至即書伊訓篇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祠于先王以冬至越弗行事其所引書辭有序又言後九十五歲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春秋律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後八歲爲武王伐紂克殷之歲二月己丑晦大寒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禮記孟獻子亦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其說皆與傳合夫冬至在商之十二月在周之正月大寒在周之二月驚蟄在三月夏至在七月而太初術其在立冬小雪則曰于夏爲十月商爲十一月初術其在立冬至大雪則曰于夏爲十月商爲十一月周爲十二月唐人大衍術追算春秋冬至亦皆在正月孰謂殷周不改月乎陳寵曰陽氣始萌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陽氣上通雉雞乳

地以爲正殷以爲春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正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蓋天施于子地化于丑人生于寅三陽雖有微著三正皆可言春此亦術家相承之說所謂夏數得天以其最適四時之中爾孰謂建子非春乎乃若夫子答顏子爲邦之問則與作春秋事異蓋春秋即當代之書以治當代之臣子不當易周時以惑民聽爲邦爲後王立法故舉四代禮樂而酌其中夫固各有攸當也如使周不改時則何必曰行夏之時使夫子果欲用夏變周則亦何以責諸侯之無王議桓文而斥吳楚哉而或者猶以爲千古不決之疑則以詩書周禮論語孟子所言時月不能皆合故也夫三正通于民俗久矣春秋本侯國史記書王正以表大順與頒朔告朔爲一體其所書

事有當繫月者有當繫時者與他經不同詩本歌謠又多言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周禮所書正月正歲皆夏正也諸官制職掌實循二代而損益之其著時月者又多民事與巡狩烝享自夏者同故仍夏時以存故典見因革蓋非赴告策書定爲一代之制者皆得通言之則又不可論於春秋矣若論語言莫春亦如詩書言春夏皆通民俗之恒辭也不可據以爲周不改時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在左傳後則周改月猶自若竹書又記晉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竹書乃後人用夏正追錄舊史故與春秋不同然亦未嘗輒以夏正亂春秋之時月也自啖趙而後學者往往習攻左氏而王周正月爲甚以其尤害

于經特詳著焉

蕙田案趙氏之論頗爲貫串

熊氏朋來曰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見于答顏淵問爲邦者然也至于因魯史作春秋乃當時諸侯奉時王正朔以爲國史所書之月爲周正所書之時亦周正經傳日月自可互證而儒者猶欲執夏時之說以棄之譬如孔子言車豈必止言殷輅哉小戴記孟獻子之言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此言冬至在周正之春正月而夏至在周正之秋七月明堂位所言孟春即建子月所言季夏六月即建巳月禮記尚然況春秋乎證于左傳可見矣若拘夏時周正之說則正月二月須書冬而三月乃可書春爾且如桓四年春正月狩于郎周人用仲

冬狩田此以春正月書之即建子之月書春也哀十四年春西狩亦以周正之春行仲冬之狩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若夏正春正月則解凍矣惟建子之月無冰故紀異而書成元年春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皆可為證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此夏正秋八月而書冬也若建亥之月則隕霜不為異而亦無菽矣大抵周人雖以夏時並行豳詩周禮則然唯春秋魯史專主周正陽生于子即為春陰生于午即為秋學者惑夏時之說謂至朔同日僅見于傳而經無有也不思經傳所書月日參考相同試以僖五年經傳言之正月辛亥至朔月日左氏欲以見分至之例故書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自正月以後日月可證者經書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傳書八月甲午

晉侯圍上陽又書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以六十甲子數之自隔年十二月戊申晉有申生之事越三日即正月辛亥朔魯聞晉難必在正月故經以春書也是年歲在丙寅正月辛亥朔大二月辛巳朔大三月辛亥朔小四月庚辰朔大五月庚戌朔小六月己卯朔大七月己酉朔小八月戊寅朔大九月戊申朔小十月丁丑朔大十一月丁未朔小十二月丙子朔大閏十二月丙午朔小以八月戊寅朔至甲午晉圍上陽八月十七日也由八月甲午數至九月朔正得戊申由九月戊申朔至十二月朔除兩小月該十八日故以十二月朔得丙子其言丙子旦日在尾以冬十二月而日在尾此時尾度多在卯且後逼閏月宜其尚以建戌中氣而合朔于卯之尾宿所謂九月

十月之交者以夏正言之所謂冬十二月者以周正書之以經傳日月參考可無疑矣或謂昭二十年己卯傳亦書春王二月己丑朔日南至自僖五年至朔同日為始數至此年得第七章本注以為失閏案本年十一月乙酉朔故經于此月有辛卯乃初七日也閏當在隔年十二月而在是年八月則正月至七月皆以失閏而差一月二十一年庚辰經書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自二月己丑朔數至次年七月壬午中間為己丑者退小盡八箇月自壬午去己丑恰退八日經傳正是相同觀僖五年左氏南至之書即孟獻子所謂正月日至也觀昭二十一年梓慎日食以對孟獻子所謂七月日至也冬至而傳稱春正月夏日至而經書秋七月則春秋所書時月皆用周正

明甚

王氏守仁春王正月說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始筆也說者或以為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為周改月不改時其最有據為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益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遂使聖人明白簡實之訓反為千古不決之疑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為從周乎夫子患天下之諸侯強皆不復知有天王也于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秦王制者

必誅若鄭莊之歸祊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
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于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使
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豈春
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于行夏之
時一言而曲爲之說以爲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
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唯春秋之言而證之
夫謂春秋爲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于
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賞人之功罪人之罪
誅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
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于侵史之
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
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于天下取
時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于後人法未及明

訓未及垂而已自陷于殺人比于亂逆之黨矣或曰
子謂周之改月與時也何據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
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
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也何疑況禮記稱
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漢志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
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度孟津明日己未冬
至考之泰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
以相爲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夫子春
秋之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爲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
疑之直筆而必欲旁引曲據證之于穿鑿可疑之地
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冬可以爲春乎曰何爲
而不可陽生于子而極于己午陰生于午而極于亥
子陽生而春始盡于寅而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

盡于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復以極于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于六陰之坤而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繫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為尤切而非謂其為不可也啟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在夏而已然非始于周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定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于論語行夏之時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記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令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程子之云蓋

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書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子言矣

蕙田案此據筆削大義立言極正大

顧氏炎武日知錄春秋時月並書于古未之見考之尚書如泰誓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金縢秋大熟未獲言時則不言月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誥惟四月哉生魄召誥惟三月丙午肅多士惟三月多方惟三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言月不言時朱文公答林擇之亦有古文例不書時之說其他鍾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獨並舉時月者以其為編年之史有時有月有日多是義例所存不容于缺一也或疑夫子特筆建是不然舊史既以春秋為名自當書時且如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不容二年書春元年乃不書春是知謂以時冠月出于夫子者非也

子之月而書春此周人謂之春矣後漢書陳寵傳曰
天正建子周以爲春元熊朋來五經說曰陽生于子
即爲春陰生于午即爲秋此之謂天統 未爲天子
則雖建子而不敢謂之正武成惟一月壬辰是也已
爲天子則謂之正而復加王以別于夏殷春秋王正
月是也 左氏傳曰元年春王周正月以一字盡之
矣

湯氏斌春王正月辨聖人之書明白簡易而後儒推
求過甚遂成不決之疑者如春王正月之類是也注
春秋者不下數十家置春王正月四字不論者固有
之其以周改月兼改時者則漢孔安國鄭康成至明
趙子常王陽明賀景瞻也以周改月不改時者則宋
程伊川胡康侯至明劉文成也以周不改時兼不改

月者則宋蔡仲默魏華父至明章本清也諸家引經
據傳自以爲確不可易而予則直以春秋本文斷之
而已矣春秋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十月者以周正
爲建酉月故雨雪爲非時若夏之十月建亥雨雪亦
常耳何足書成公元年二月無冰此建丑月也若建
卯月無冰又何異焉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如周
不改月不改時麥苗何得至秋定公元年冬十月隕
霜殺菽若夏之十月菽已獲矣隕霜亦非失時如此
之類甚多更有可證者僖公五年左氏傳曰春王正
月辛亥朔日南至日南至者子月也此又改月改時
之的據也夫子特書曰王正月而左傳亦釋曰王周
正月者蓋明其爲周天子之正月非夏之正月殷之
正月也而又于二月三月亦繫之王見丑月爲周之

二月寅月爲周之三月非同于殷正同于夏正也過此前代無以之爲正者則亦不必書王以別之矣胡氏泥于冬之不可以爲春也故有夏時冠周月之說以爲孔子告顏淵以行夏之時此爲見于行事之驗則又謬甚如胡氏之說周改月不改時是雖以子月爲歲首而四時之序猶夫夏也以冬爲春乃自孔子始以夏時冠周月非所以尊周以仲冬爲孟春豈可謂行夏之時乎不夏不周之間孔子何以自處焉夫行夏時者師友平日論道之言所謂損益百王垂訓萬世者也春秋者聖人尊周室明王制之書也王制固未有大于正朔者孔子爲當時諸侯強橫大夫陪臣僭亂而作春秋乃首改周天子之正朔也恐聖人亦有所不敢矣或曰孟子不云乎春秋天子之事也

庸何傷曰所謂天子之事者謂賞功討罪以明天子之法使諸侯不敢悖天子大夫不敢悖諸侯耳非必變易四時之序改本朝正朔而後爲天子之事也胡氏以此爲垂法後世吾恐法未可垂而先犯爲下不倍之戒矣且此亦空言耳烏在其爲見諸行事之驗乎故周不改月則孔子必不敢以十一月爲正月以十一月爲正月則周之必改月可知也周不改時則孔子必不敢以周正月爲春以周正月爲春則周之必改時可知也左氏公羊穀梁皆周人也于此獨不加論焉亦以爲不必論也使當時以正月爲冬而孔子獨書曰春三子能已于言哉

蕙田案此以春秋本文證據最的確

又案春王正月當以改時改月之說爲正左

傳曰春王周正月杜注周正建子正月子月
也是明以周為改月矣公羊傳曰春者何歲
之始也何休注春者天地開闢之端養生之
首是明以周為改時矣左氏言周正月而屬
于春公羊言春而曰歲之始其義互見合諸
家之說參之可以祛胡氏之障矣

又案史伯璿陳定宇張敷言陳廷敬蔡德晉
諸家著論以證改時改月之說者甚衆其文
繁多所徵引經傳大畧相同不能悉載至如
魏了翁之正朔考家鉉翁之原夏正周洪謨
之周正辨呂坤徐芳之春王正月論則又承
胡蔡之謬強為駁辨殊足以疑誤學者概置
不錄

春秋隱公三年左氏傳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

又取成周之禾

注四月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麥禾皆未熟言取者蓋麥
踐之疏以此傳之下有八月宋公和卒則知此是七月

故為今之夏謂
今之五月也

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為周三月夏正月也雷電未可

以發既以發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

汪氏克寬曰或謂春秋用夏正月故建辰之月雨雪

為異然苟實建辰之月則震電不必書矣

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左氏傳書時禮也

注冬獵
曰狩周

之春夏之冬也
田狩皆夏時也

公羊傳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遠

也

張氏以寧曰周春正月夏十一月也冬曰狩不以不
時書以譏遠書也

五年秋大雩

左氏傳書不時也

張氏以寧曰春秋凡書秋者周九月夏七月也七月雩故云不時

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

張氏以寧曰周八月夏六月也故曰不時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注左傳烝而烝烝係建亥之月此正月是夏之仲冬月何為不得烝非以不時書為下文五月

復烝見

張氏以寧曰周正月夏十一月也故不以不時書

夏五月丁丑烝

穀梁傳烝冬事也春夏與之黷祀也

張氏以寧曰周五月夏之春三月也穀梁皆主夏時此誤也

冬十月雨雪

注今八月也書失時

公羊傳記異也

注今八月未當雨雪此陰氣太盛兵象也

張氏以寧曰案漢書五行志劉向曰周冬夏秋周十

月今八月也

十四年春正月無冰

公羊傳記異也

注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溫也

秋八月御廩災乙亥嘗

胡傳春秋用周月以八月嘗不時也

張氏以寧曰周八月夏六月也故曰不時

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

注周之秋今五月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疏直言無麥苗似是麥之苗

而知麥苗別者蓋此秋是今之五月麥已熟矣不得方云麥苗故知熟麥及五稼之苗皆為水漂殺也

十七年冬多麋

注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

張氏以寧曰周之冬夏之秋也故麋多則稼害

十八年秋有蜚

張氏以寧曰漢五行志以為盛盛暑所生非自越來案盛暑為夏之六月周八月也六月而生七月見異而書

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

傳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

于社伐鼓于朝注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明此月非正陽月也辛未實七月朔因置閏失所

誤以七月為六月故左曰非常謂非常鼓之月也

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注書于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

張氏以寧曰冬周十月也豳風十月納禾稼故曰五

穀畢入計食不足

湛氏若水曰周之冬乃夏之八九十月也至收成之

時而後知麥禾皆無故曰大無也

三十一年冬不雨

張氏洽曰莊公無閔雨之志獨酉戌亥之月不雨故

不得閔時而言也

僖公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穀梁傳一時

言不雨者閔雨也有志乎民者也

趙氏鵬飛曰正月今之十一月四月今之二月此時

不雨無害于農而必書者又見僖公之念雨也

三年六月雨

高氏閔曰周六月夏四月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

而大古者以是月雩而祈雨則六月之雨尤為可喜

僖公五年左氏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注周正月今之十一月月之

至也

張氏以寧曰周之春夏之冬也至日在夏十一月書

日南至不書冬至者周十一月非冬也

晉侯圍上陽卜偃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其九月十月

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此時也冬十

二月丙子朔晉滅虢注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九月十月也周十二月夏之十月

顧氏棟高曰卜偃對君之言乃是夏正先儒謂晉行夏時此其證也

十年冬大雨雪

張氏以寧曰周十月也孟冬水始冰地始凍書大雨雪寒甚過度也

黃氏仲炎曰雨雪常也惟大而為害故書獨桓八年冬十月雨雪不言大者周之十月今之八月非雨雪之時故以異書也

湛氏若水曰周之冬酉戌亥月夏之八九十月也是時陰結而未凝故以為異

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公羊傳）書不時也（經）周之十二月也

張氏以寧曰漢書五行志劉向曰周十二月今十月

君誅不行舒緩之應

黃氏仲炎曰經書隕霜二一曰隕霜不殺草一曰隕霜殺菽蓋周之十二月夏十月也霜當殺草而不殺草異也周之十月夏八月也未當隕霜而殺菽亦異也

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注）周七月今五月也不雨是為災

宣公十五年秋螽冬螽生

孫氏覺曰螽者螽之子春秋之秋夏時之夏也春秋之冬夏時之秋也螽為災于夏而螽生于秋一歲而再見故謹志之左氏公羊皆曰幸之以螽生于冬物皆已收而不為災案秋乃五穀大成之時安得曰不為災乎且生而不為災亦無用書矣

成公元年春二月無冰

（注）周二月今之十二月也而無冰書冬溫（疏）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則是竟春無冰此亦應終

一春無冰而書在二月下者以盛寒之月書之也今之十二月寒最甚此月無冰是終無冰矣

七年冬大雩

劉氏敞曰穀梁曰冬無為雩也非也周之十月今之八月若久不雨可得不雩乎

十年左氏傳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注周六月夏四月麥始熟

十六年春王正月雨水冰注記寒過節疏正月是今之仲冬十一月時猶有雨未是盛寒雨下即著樹為冰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用者不宜用也正月非所用郊也注周之九月夏之七月非郊時故加用之

吳氏澂曰九月乃夏時孟秋建申之月豈郊之時乎不卜日不卜牲而強用其禮故曰用非時之甚也

襄公二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公羊傳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律過也再失閏

矣注周十一月夏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疏經言十二月而傳言十一月今杜以長律推之知乙亥是十一月朔非十二月也若是十二月當為辰在亥以申為亥則是三失閏不止再失矣

二十八年春無冰注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仍復建子得以無冰為災而書

張氏以寧曰周之春夏之冬也杜氏明以建子為春矣不書正月疑脫文

湛氏若水曰周之春子丑寅月也子丑之月氣方寒正鑿冰之時故以無冰見異

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氏傳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

注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于周為六月于夏為四月平子以為六月非正月故太史答言在此月也言此六月當春分夏至之中為夏家之四月是謂孟夏之月

二十年左氏傳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注是歲朔旦冬至之歲也當言正月己丑朔日

南至時史失閏閏更在二月後傳特具于此以正律之矣

顧氏棟高曰案周若不改時月豈有春正月冬至之理乎合之僖五年春秋之用周正益信

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左氏傳梓慎曰

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注五月建辰故曰已過春分之節而陽猶不克克

必甚能無旱乎

顧氏棟高曰案經書夏五月而傳云日過分僅過春分之節則周之五月為夏之春三月亦周正也

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公羊傳記異也注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

事未可殺也

哀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左氏傳火伏而後蟄者

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注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失不置閏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火伏在今十月九月

初尚溫故有螽

張氏以寧曰漢五行志劉歆曰周十二月夏十月火星既伏蟄蟲皆畢天之見異也

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注冬獵曰狩疏釋天云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故稱狩也

張氏叙春秋正朔辨古者三正迭用建寅建丑建子皆一代之正朔也既為正朔則各以子月丑月寅月為正月矣正者十二月之始而春者四時之始月改則春移陽生子月即為春陰生午月即為秋周之正朔在十一月一陽已復原可為春譬之夜半子初當為明日之始無可疑也而說春秋者因夫子行夏時之語而引商書元祀十有二月為不改月漢書元年冬十月為不改時顧以左氏有王周正月之文則周但改月而時不改夫既不改時矣是舊史本據夏時而書冬正月夫子反易為春以亂之千載而下且不知周之正朔為何月何時又何自知以夏時冠周月使人欽其善而行之乎案經襄公二十八年春書無冰若夏時之春則無冰不為異也僖公十年冬書大雨雪若夏時之冬則大雨雪亦非異也左傳昭十七年夏六月太史曰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為孟夏梓慎曰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是則周之正朔改月並改其時之明驗不待呂氏熊氏李氏廣引他經書傳證之而已了然也雖然正者王之正則春亦王之春若但記周之正朔何不曰王春正月乎而乃冠王於月特升春於王則先儒所謂行夏時者亦非無因矣蓋正者王之事也春者天之時也系之王者王可得而改不系之王者王不可得而改故先書春而後書王正月明此之為春以其為王之正月耳三正迭用惟夏得天則行夏時之意

實于是寓焉此之謂化工之筆徒以為記周之正朔則亦考之不詳矣周禮又有正月正歲之異則何也正月即王之正月正歲則夏正之歲耳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如周正之歲則十二月未可斬冰矣夏時遵行已久故詩書亦兼用夏時惟春秋及周禮為一王之法則純用周正故別之為正歲謂之正歲則夏時之正亦可見矣若春秋而竟以夏時冠周月則是孔子本欲正諸侯之僭竊者而反敢先自變亂周之正朔也歟

禮記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輅建弧韞祀帝于郊季夏

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

注孟春建子之月魯之始郊日以至季夏建巳之月

張氏以寧曰建子是十一月而謂之孟春建巳是四

月而謂之季夏六月則春秋建子之為春明矣

雜記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

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

注周正月建子之月七月日至夏至日也獻子

欲以兩至相對建子冬至既祭上帝則建午夏至亦可禘祖非也魯之祭祀宗廟亦猶用夏家之法大祭宜用首時應禘于孟月于夏是四月于周為六月傳記禮之所由失

張氏以寧曰建子之月冬至而曰正月日至不曰冬

至以周十一月不為冬也建子之月夏至而曰七月

日至不曰夏至以周五月不為夏也然則春秋建子之月不以為冬而以為春亦明矣

顧氏棟高曰此篇言七月而禘獻子為之為禮之所

由失則禘宜在季夏六月明矣周之六月夏之孟夏

四月也祭宗廟宜在首時禘應于孟月所謂祭享猶

自夏焉二篇相為表裏而此篇之言證周改時改月

尤明白

論語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

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注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

孟子七八月之間旱

注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也

秋陽以暴之

注秋陽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

注周十一月夏九月周十二月夏十月也

朱子曰夏令曰十月成梁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

時將寒沍

七八月之間雨集

注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

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

顧氏棟高曰此冬日夏日當指夏正言若周之夏日是夏之二三四月豈宜飲水乎

右周正朔

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初并天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

蕙田案趙氏訪萬氏斯大以殷周曰改正朔則以所改之月為正月秦改年始則仍以夏時紀月而以十月為年始是改年始與改正朔有別也此由不知史遷作本紀在太初正律以後以夏時追改其月名非秦史所紀如

此故妄生分別耳

右秦正朔

封禪書高祖初起禱豐粉榆社徇沛為沛公祠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

漢書高帝本紀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為義帝

顏氏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律之後紀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他皆類此

天文志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以律推之從歲星也

劉氏攷曰案律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能一兩次耳今

十月而從歲星于東并非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

叔孫通傳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

顏氏師古曰漢時尚以十月爲正月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

武帝本紀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色上黃數用五

顏氏師古曰謂以建寅之月爲正也未正律之前謂建亥之月爲正今此言以正月爲歲首者史追正其月名

丹鉛總錄文選古詩十九首非一人之作亦非一時也其曰玉衡指孟冬而上云促織下云秋蟬蓋漢之

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襲秦制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夏之七月也其曰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則漢武帝已改秦朔用夏以後時也三代改朔不改月古人辨證博引經傳多矣獨未引此耳又唐儲光義詩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此亦一證

右漢改正朔

魏志辛毗傳文帝踐祚毗遷侍中賜爵關內侯時議改正朔毘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于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爲得天正何必期于相反帝善而從之宋書禮志魏文帝雖受禪于漢而以夏數爲得天故黃初元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羣代之美事爲後王法制也傳曰夏

數爲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于正朔當依虞夏故事若殊徽號異器械制禮樂易服色用牲幣自當隨土德之數每四時之季月服黃十八日臘以丑牲用白其飾節旄自當赤但節幡黃耳其餘郊祀天地朝會四時之服宜如漢制宗廟所服一如周禮尚書令桓階等奏據三正周復之義國家承漢氏人正之後當受之以地正犧牲宜用白今從漢十三月正則犧牲不得獨改今新建皇統宜稽古典先代以從天命而告朔犧牲一皆不改非所以明革命之義也詔曰服色如所奏其餘宜如虞承唐但臘日用丑耳此亦聖人之制也

魏志明帝本紀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荏縣言黃龍見于是有司奏以爲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爲正三月定律改年爲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旂朝會建大白之旗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于郊祀迎氣祠祀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啟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爲律數之序

齊王本紀景初三年正月丁亥即皇帝位十二月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棄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志所由變改也又夏正于數爲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爲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爲後十二月

右魏改正朔

唐書武后本紀天授元年正月庚辰大赦改元曰載初以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來歲正月爲一月久視元年十月甲寅復唐正月大赦

三十五
舊唐書武后本紀聖歷三年五月癸丑改元爲久視冬十月甲寅復唐正朔改一月爲正月仍以爲歲首正月依舊爲十一月大赦天下

唐書肅宗本紀上元二年九月壬寅以十一月爲歲首月以斗所建辰爲名

寶應元年建巳月乙丑復以正月爲歲首建巳月爲四月

右唐改正朔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九十八

淮陰吳玉摺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九十九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翰林院編修嘉定錢大昕
李太僕纂總督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嘉禮七十二

觀象授時

蕙田案王者奉若天道莫先於敬授人時堯正四仲舜齊七政周用五紀其道一也因寒暑之發歛節氣之早晚而驗草木禽獸之變辨作訛成易之期古聖人所以亮天工而熙庶績者其事特重焉今采堯典詩七月夏小正月令諸篇存累代之舊章備因時之善制自東漢以下有讀時令之儀杜氏通典入之嘉禮茲亦附見於後云

書堯典敬授人時

傳敬記天時以授人也

蔡氏沈曰人時謂耕獲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

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傳歲起于東而

始就耕謂之東作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孳交接曰尾

平秩

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傳平序南方化

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

平秩西成宵中

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

傳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夷平也老壯在田與夏平

也毳理也毛更生整理也

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

毳毛

傳易謂歲改易于北方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隩室也民改歲入此室處以辟風寒鳥獸皆生與毳細毛以自溫焉

朱子曰平秩東作之類只是如今穀雨芒種之節候類

又曰析因夷隩乃是驗之於人以審氣候之寒溫與下句驗之於物以審時物之變遷語意相似若謂此

句為定農事之早晚則下句為欲定何事耶大抵命此四官皆考天時以作律之事律正則可以授民時治百官而農桑田役之務飲食居處之宜無不得其序不必於此遽指一事而言也

林氏之奇曰鳥獸孳尾希革毛毳毳毛蓋萬物之微感天地至和之氣而動作應時故作律者觀此以候天時之早晚如禮記月令云魚上冰獺祭魚倉庚鳴鴻雁來之類是堯典之遺法也

蔡氏沈曰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也蓋以律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也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

尚書大傳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歛蓋藏田獵斷伐當告于天子而天子賦之民故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則不舉力役故曰敬授民時此之謂也

夏小正正月啟蟄

傳言始發蟄也

金氏履祥曰今二月始驚蟄而漢始以驚蟄為正月中月令孟春蟄蟲始振豈古者陽氣特盛啟蟄獨早與國語謂陽瘳憤盈土氣震發則蟄蟲之動固宜然啟者始震之謂非出蟄也

蔡氏德晉曰冬時蟄蟲皆寒其戶至春時始開之

雁北鄉

傳先言雁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雁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雁以北方為居何以謂之為居生且長焉爾九月遘鴻雁先言遘而後言鴻雁何也見遘而後數之則鴻雁也何不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記鴻雁之遘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遘者也

蔡氏德晉曰月令季冬雁北鄉

孟春鴻雁來此合而記之也

方氏矩曰數之猶言詳視之也

蕙田案月令孟春鴻雁來呂氏春秋淮南子

俱作候雁北與小正合

雉震响

傳震也者鳴也响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為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

金氏履祥曰震振也响鳴也書曰越有响雉蓋其音云

蔡氏德晉曰震聲之高也小寒雉始响至此則其聲高矣

魚陟負冰

傳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

孔氏穎達曰謂魚從水下升于水上而負冰

金氏履祥曰月令魚上冰是也魚冬則氣在腹故降春則氣在背故升負冰者春冰薄魚既升背若負之也

蔡氏德晉曰魚冬則降而伏于水底春則升而游于水上

農緯厥耒

傳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耒是見君之亦有耒也

金氏履祥曰古者立春先時命農大夫咸勸農用注田器也

初歲祭耒始用暢

傳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其曰初云爾者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或曰祭耒也

蕙田案其曰初云也者句本在暢也者之上

作其用初云爾今從朱子本

傳氏崧卿曰闕本作暢案暢不生也暢訓達作暢者為是

金氏履祥曰祭耒為耒耜之人也古者先立春王將耕藉則鬱人薦鬯王裸鬯鬯之言暢也祭耒而用鬯也

罔有見韭

傳罔也者園之燕者也

金氏履祥曰非陽
芽春有之見露也

蔡氏德晉曰園有藩曰園有牆曰園見始生也案幽風四之日獻羔祭非
祭禮庶人春薦韭而祀號韭曰豐本則非為祀禮所重故特誌其見也

時有俊風

傳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乎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
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

蔡氏德晉曰大風謂東風也東風居八風之首能轉
嚴冬而為陽春故以大言之月令東風解凍是也

寒日滌凍塗

傳滌也者變也變而煖也
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

金氏履祥曰日滌
凍解而為塗泥也

王氏廷相曰滌除也如飭風十月滌場之滌冬時雨雪著地皆
冰故塗凍春時日煖則凍釋而為塗泥矣故及寒日而除之

蕙田案寒日滌三字為句凍塗二字為句日

之寒者變而暄土之凍者融而釋二者皆陽

和之應也

田鼠出

傳田鼠者噉
鼠也記時也

徐氏巨源曰萬物之理有盈則耗有贏則絀絀伏于未贏之前而耗耗于為盈
之日故有木則有蠹有田則有鼠孟春伊始農方相率均田而田鼠已出焉九
言鼠出而後言均田以著
消息之理明未兆之謀也

戴氏震曰噉鼠爾雅作
噉鼠郭注以類裏藏食

農率均田

傳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
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

金氏履祥曰率相率也均月令所謂皆修封疆審端徑遂也夏后氏一
夫受田五十畝均田所以修其疆畔分其遂畝不相侵越同賴利澤也
張氏直清曰仁政之行在正經界而經界不能久而不亂此夏先王所以每歲
孟春必令農大夫率農夫以均理其田也夫然後豪強不能兼并貪暴不得多
取而民實受
恒產之利矣

蔡氏德晉曰農農大
夫也率率農夫也

獺獸祭魚

傳其必與之獸何也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
之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之獸祭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
其類故謂之
獸大之也

蕙田案傳其必與與字朱子曰疑作謂又諸

本正文作獺祭魚無獸字其傳文俱作謂之

獻或疑祭魚當為獻魚之誤考月令呂氏春

秋淮南子汲冢書俱無作獻魚者且祭與獻

其義無別今從傳崧卿本增獸字則經傳上

下文義俱可通矣

鷹則為鳩

鷹鳩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之仁也故具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為鷹變而為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

蔡氏德晉曰月令仲春鷹化為鳩舉其晚者此正月鷹則為鳩舉其早者謂之則者明變化之速也

農及雪澤

傳言雪澤之無高下也

金氏履祥曰雪澤猶凍解也及傳所謂汲汲也及此凍解便往治也

王氏廷相曰積雪之澤未消則土田膏潤可及時服農也

蔡氏德晉曰雪澤雪化而為水也及此時往治田不敢緩也

初服于公田

傳古有公田焉者古言先服公田而後服其田也

金氏履祥曰孟子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夏小正曰初服于公田由此觀之雖夏亦助也

蔡氏德晉曰夏用貢法而亦有公田者傳言井田始于黃帝堯遭洪水井田制度廢壞禹時水土初平不得不行貢法以阡陌溝洫未盡治也然苟有可井之處則固已盡之為井但貢處多助處少耳

采芸

傳為廟采也

傅氏松卿曰舊注云似邪蒿可食

蔡氏德晉曰芸香草也生熟皆可食故呂氏春秋云菜之美者陽華之芸十一月芸始生至此月采之以薦寢廟也

鞠則見

傳鞠者何也星名也鞠則見者歲再見爾

金氏履祥曰案天文書不見鞠星是時初昏參中則晨見也危室諸星耳古鞠菊通用蓋謂菊始苗故九月云榮鞠則菊華也

蕙田案以四月昴則見五月參則見之例推之則鞠為星名無疑若云榮鞠之鞠當云始生不當云鞠則見也

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

傳蓋記時也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

王氏廷相曰斗魁枕參首參中則斗柄在下矣言斗柄在下所以著參中也

蕙田案夏小正所記星象與堯典多合說見論歲差條後俱放此

柳稊

傳稊也者發芽也

王氏廷相曰稊芽也

梅杏杞桃則華

傳杞桃山桃也

禮記集說卷之九 觀象授時

傳氏崧卿曰闕本地作
拖非是地音移木名也

緹縞

傳縞也者莎隨也緹也者其實也先言緹而後言
縞者何也緹先見者也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

金氏履祥曰爾雅縞侯莎其實
縞縞即莎又廣雅莎隨地毛也

王氏廷相曰縞乃香附
子之苗也此時成實

蕙田案緹縞爾雅縹作緹縞作縞莎隨爾雅
作莎隋傳文緹先見者也之下有云何以謂
之小正以著名也凡十字殊不可解朱子儀
禮經傳移在夏小正篇名之下戴氏震考正
以為北宋大戴禮本無之乃爾雅疏之文校
書者誤編入於此未知是否今仍載之以俟考

雞桴粥

傳粥也者相粥之時也
或曰桴桴伏也粥養也

王氏廷相曰案說文桴桴也從爪從子鳥桴卵

恒以爪反覆其卵也桴粥者雞抱卵以粥子也

蔡氏德晉曰大寒雞始
乳至此則桴粥也

二月往耒禱禱

傳禱
單也

金氏履祥曰二月漸

煖耒耜者可單衣也

蔡氏德晉曰耒耜種也耒有早晚早者二月可耒五

月可耒晚者五月而種七月始熟禱衣之無裏者也

戴氏震曰耒耜種其種耒之地也先言耒耜而

後言禱何也見農之力于田春煖而先解褐也

初後羔助厥母粥

傳後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
其母也羊羔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或曰夏

有煮祭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樂

喜羔之為生也而記之與羊牛腹時也

蔡氏德晉曰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母

乳則羔母得自養矣故曰助厥母粥

綏多女士

傳綏安也冠子
取婦之時也

金氏履祥曰周禮仲春會男女即

此也女有家士有室所以安之也

丁亥萬用入學

傳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千戚舞也
入學也者大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

金氏履祥曰月令所謂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也二月不必

皆有丁亥豈以是月釋菜卜日以干取丁或以支取亥與

蔡氏德晉曰六丁以亥

為末舉丁亥以例其餘

蕙田案蔡氏之說較長古者擇日以干不以

支月令云上丁固不必拘丁亥日也

祭鮪

傳祭不必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

蔡氏德晉曰周禮漁人所謂春獻王鮪者也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蓋鮪于仲春季春皆可取以祭也

榮莖

傳莖菜也

金氏履祥曰郭璞爾雅注云莖莖菜似柳子如米泔食之滑本草唐本注云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莖菜榮華也

采藻

傳藻由胡由胡者藻母也藻方勃也皆豆實也故記之

金氏履祥曰爾雅藻謂蒿即白蒿也或曰藻所以生蠶

王氏廷相曰藻白蒿春初最先諸草而生可以為組實

蕙田案爾雅藻由胡郭注云未詳蓋偶不檢

小正之文耳春秋疏引小正由胡作游胡方

勃作旁勃

昆小蟲抵蜺

傳昆者眾也由魂魂也者動也小蟲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而始著抵猶推也蜺蜺卵也為祭醢也取

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取必推而不言取

金氏履祥曰案爾雅注疏蜺子在卵者為蜺然此云昆及小蟲之微大抵皆卵也

來降燕乃睇

傳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非見其始出也故曰來降言乃睇何也睇者眄也眄者視可為室者也百鳥皆曰窠突穴

取與之室何也操泥而就家入人內也

蔡氏德晉曰燕高飛而來降睇視人之堂宇欲營巢而窺子也即月令元鳥至也

剝鰾

傳以爲鰾也

顧氏起經曰鰾狀如守宮而大長一二丈灰五色背尾皆有鱗甲其聲如鼓其肉白如雞其皮堅厚宜以冒鼓詩云鼉鼓逢逢李斯亦云樹靈鼉之鼓是周秦

皆以冒鼓也考工記鼉人云凡冒鼓必以教蟄之日正此時也

有鳴倉庚

傳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

金氏履祥曰黃鸝也

榮芸

金氏履祥曰芸至是華也

時有見稊始收

傳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稊者所為豆實

蔡氏德晉曰稊者草木始生之芽可食者收之以為豆實

三月參則伏

傳伏者非亡之辭也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云

攝桑

傳桑攝而記之急桑也

王氏廷相曰攝取也取桑以飼蠶也

委楊

傳楊則花而後記之

徐氏巨源曰楊葉茂而下垂委委然也

蕙田案委傳本作姜言楊之華落於地或謂

之飛絮也

肄羊

傳羊有相還之時其類肄肄然記變爾或曰肄紙也

王氏廷相曰羊性寒則散處熱則環聚如圍此時天將熱乃環聚故曰肄羊

蔡氏德晉曰肄羊相環貌陸農師以為羊性善羣故于文羊為羣犬為獨也

穀則鳴

傳穀天蟬也

金氏履祥曰爾雅蟬天蟬注云蟬蛭也

蔡氏德晉曰月令孟夏之月蟬蟬鳴此舉其早者言之

頒冰

傳頒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

金氏履祥曰月令仲春開冰而夏用三月

采識

傳識草也

金氏履祥曰識當作識爾雅識黃蔞注識草葉似酸漿花小而白中心黃江東以作菹食

妾子始蠶

傳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自卑事者始

皇氏侃曰妾謂外内命婦子謂外内子女

傅氏崧卿曰當云事自卑者始

徐氏巨源曰妾子猶曰婢子女賤者之通稱舉賤以包貴也

執養宮事

傳執操也養長也

皇氏侃曰謂操持長養蠶宮之事

徐氏巨源曰三月后妃親蠶女之賤者皆執桑養蠶以從事于宮中也

祈麥實

傳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

蔡氏德晉曰因其將成而祈之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乃為麥祈實是也

越有小旱

傳越于也記是時恒有小旱

金氏履祥曰所以祈麥實者恐或有小旱也

田鼠化為鴽

傳鴽鴽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為鼠變而為不善故不盡其辭也

拂桐芭

傳拂也者拂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生貌拂拂然也

蔡氏德晉曰芭華也月令季春桐始華是也

鳴鳩

傳言始相命也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

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

傳南門者星也歲再見壹正蓋大正所取法也

鳴札

傳札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

金氏履祥曰案爾雅如蟬而小有文者謂之蜩蟬之小者謂之麥蜩

顧氏起經曰仲夏蟬始鳴孟秋寒蟬鳴今四月而札先鳴皆蟬之先也

蕙田案爾雅蜚蜚郭氏注引小正云鳴蜚

虎懸與今本異未知孰是

園有見杏

傳園者山之燕者也

徐氏巨源曰杏春華夏實四月則其實見矣

鳴蜩

傳蜩也者或曰屈造之屬也

蕙田案蜩與蜩古字通用周禮秋官蜩氏鄭

司農注云蜩讀為蜩蜩蟄也故云掌去鼃鼃

鼃鼃蜩蟄屬也月令孟夏蜩蟄鳴高誘以蜩

為蜩蜩蟄為蜩蟄與小正鳴蜩合蔡氏德晉

以為短狐者非是

王荳莠

金氏履祥曰案呂令注當作荳莠王荳即王瓜本草陶注云即今土瓜也

蔡氏德晉曰王荳草名唐書渾瑊傳登黃荳原通鑑注其地多黃荳草因以名原是也舊說作王瓜誤

取茶

傳茶也者以為君薦蔣也

蔡氏德晉曰周禮地官有掌茶掌以時聚茶以共喪事鄭康成謂茶茅莠也既夕禮茵著用茶

莠幽

徐氏巨源曰秀者秀之說也象形再傳而加草幽者蔓之說也諧聲再傳而變韻秀幽即詩四月秀蓂是也

蕙田案金仁山以取茶莠為句幽為句疑非是

越有大旱

傳記時爾

執陟攻駒

傳執也者始執駒也執駒也者離之去母也執而升之君也攻駒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

五月參則見

傳參也者牧星也故盡其辭也

蜉蝣有殷

傳殷衆也蜉蝣殷之時也蜉蝣者渠畧也朝生而暮死稱有何也

蔡氏德晉曰案傳以蜉蝣為朝生暮死而淮南子謂蜉蝣不飲不食三日而死蓋死之速者即在生之日其遲者亦不過三日也

鳩則鳴

傳鳩者百鷦也鳴者相命也其不幸之時也是善之故盡其辭也

金氏履祥曰離騷恐鷦鷯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蓋五月一陰生則鷦鷯乃百草不芳之候也

徐氏巨源曰凡禽皆屬陽惟鷦鷯與鷦鷯禽中之陰者也故鷦鷯望昏而鷦鷯望至則鳴

時有養日

傳養長也一則在本一則在末故其記曰時養日云也

朱子曰大戴曰作白以十月養夜考之作日近是

乃衣瓜

傳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也

王氏廷相曰案曲禮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締為國君華之巾以綌疏曰削升也副折也刊其皮而析為四解又橫解而以細葛巾覆之而進也華半破也

諸侯禮降故破而不四析亦橫斷之用粗葛巾覆也

蔡氏德晉曰衣瓜以巾覆瓜也此時瓜可食故衣之以進于君也

蕙田案朱子本無衣字傳崧卿本有之又云一本有衣也者始創衣也七字王氏蔡氏據曲禮證衣瓜之文其說較通

良蜩鳴

傳良蜩也者五采具

金氏履祥曰案爾雅當作蜩蜩

蔡氏德晉曰月令仲夏蜩始鳴是也

匱之興五日翕望乃伏

傳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五日翕也望也者月之

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翕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蔡氏德晉曰匱疑即伏翼也一名蝙蝠形似鼠夏出冬蟄畏蟄鳥故曰伏夜飛翕飛貌翕以五日伏以望未詳傳言燕辟戊巳蝠伏庚申殆此類與

蕙田案傳以匱為唐蛭蓋有所本郭氏注爾雅亦引用之蔡氏疑為伏翼特以臆測不知從舊說為安

啟灌藍蓼

傳啟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者聚生者也記時也

熊氏安生曰言開闢此叢生藍蓼分移使之稀散

金氏履祥曰啟灌者取其汁也藍可以染者五月取以為澱蓼草名取以為麴

蔡氏德晉曰啟拔也藍染草蓼小藍也藍蓼初種時皆叢生既長皆當移栽而疏植之方得長茂

鳩為鷹

王氏廷栢曰復化也

徐氏巨源曰鷹之為鳩也纔四月而復為鷹然則一歲中八月為鷹四月為鳩矣物之性固善時少而不善時多與

唐蛭鳴

傳唐蛭鳴者畏也

金氏履祥曰良蛭者蟬聲清長者也唐蛭則今嘹也

初昏大火中

傳大火者心也

種黍菽糜

傳心中種黍菽糜時也

金氏履祥曰菽豆也糜赤梁粟也

王氏廷栢曰今登麥之後亦種此三者蓋晚田也月令此月農乃登黍蓋仲春往耨之黍

煮梅

傳為豆實也

金氏履祥口書云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古人飲食用鹽梅猶今之必用醋也

顧氏起經曰古者以梅實薦饋食之邈周官所謂乾蓀也又梅實酸故以為和商書所謂鹽梅也

蓄蘭

傳為沐浴也

蔡氏德晉曰蘭香草也能辟不祥故蓄之楚詞云纫秋蘭以為佩是佩用蘭也又云浴蘭湯兮沐芳是沐浴用蘭也荀子云天子大路側載墨芷又天子代畢而食然則蘭之用廣矣

菽糜

傳以在經中矣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闕而記之

蕙田案矩闕傳本作短閔朱子作短闕俱不可通或謂矩闕乃豆粥二字之誤此說近之

頒馬

傳分夫婦之駒也將問諸則或取離駒納之則法也

王氏廷相曰周禮校人頒良馬而養成之

蕙田案將聞諸則詩所謂比物四驪閑之維則是也間閑二字古多通用

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

傳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在上用此見斗柄之不正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也

煮桃

傳桃也者地桃也地桃也者山桃也煮以為豆實也

傳氏崧卿曰爾雅檉杙郭璞注云白檉也樹似白楊而古今字書有地而無檉釋云木名亦無有訓山桃者爾雅檉桃山桃音斯唐韻亦云此書云檉桃也者山桃也地桃當作

顧氏起經曰周官饋食之邁曰其實東栗桃乾榛榛栗家語云桃不登郊廟祭祀不用何與

鷹始擊

傳始擊而擊之何也

金氏履祥曰始擊搏也

徐氏巨源曰正月鳴三月鳴五月鷹六月擊從善難而不仁易也

七月蒹葭華

傳未蒨則不為蒨葭葭然後為蒨葭故先言蒨

朱子曰蒨讀為秀

狸子肇肆

傳肇始也肆遂也言其始遂也或曰肆殺也

金氏履祥曰案字林狸伏獸蓋至此時而始肆也

湟潦生華

傳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華草也

蔡氏德晉曰穀雨萍始生至此則湟潦皆生華也

爽死

傳爽也者猶疏也

蔡氏德晉曰周禮太宰職云臣妾聚斂疏材掌茶職云微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此時疏材既死則可收斂矣

華秀

傳華也者馬帚也

蕙田案華有三種爾雅萍萍注云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藻此水生之萍月令萍始生夏小正湟潦生華是也爾雅又云萍馬帚注似著可為掃帚即此文華秀是也爾雅又云華蕭蕭注今蕭蒿也初生亦可食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華是也此二種皆陸生與湟潦所生之

華迴別金仁山蔡敬齋俱誤合以為一不知
水萍無花不得言秀也

漢案戶

傳漢也者河也案戶也者直戶也言正南北也

金氏履祥曰古者戶皆南向則是時初昏天漢直南也

寒蟬鳴

傳蟬也者蟬也

金氏履祥曰案爾雅疏寒蟬也即蛻也一名寒蟬似蟬而小青赤色者也

初昏織女正東鄉

王氏廷相曰織女三星在斗柄之東斗柄南指則織女正東也

時有霖雨

王氏廷相曰淫雨謂之霖月令完漫防謹壅塞以備水滂以此

蔡氏德晉曰雨三日以上為霖

灌荼

傳灌聚也荼荏葦之莠為蔣指之也荏葦未秀為荻葦未秀為蔦

斗柄縣在下則旦

八月剝瓜

傳蓄瓜之時也

元校

傳元也者黑也校也者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

顧氏起經曰凡染當及盛暑熱潤三月而後可用則元校之衣染于六月而用于八月者耳

剝棗

傳剝也者取也

栗零

傳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

蔡氏德晉曰周禮籩人饋食之適其實用栗栗加籩之實用栗又儀禮婦人始見舅姑其贊用栗栗則栗栗之用廣矣

丹鳥羞白鳥

傳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其謂之鳥何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為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

孔氏穎達曰皇氏以丹良是螢火今案爾雅釋蟲郭氏等諸釋皆不云螢火是丹良未知皇氏何所依據

蔡氏德晉曰舊說丹鳥螢火也丹鳥以白鳥為珍羞而食之然螢火未聞食蚊蚋徐巨源以丹鳥為蝙蝠未知是否

辰則伏

傳辰也者謂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

蕙田案爾雅釋天云大辰房心尾也又云大火謂之大辰尚書大傳云若參辰之錯行揚雄法言云吾未睹參辰之相比也以大辰為

東方之宿參為西方之宿故常不並見也夏時八月日在大火以日之所在故伏而不見徐巨源以水星當之水星雖亦名辰星然五緯之見伏無常期不可以之紀候而水星之行尤速一歲中合伏常四五次亦不得獨于秋令言之徐說謬矣

鹿人從

傳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之離而生非所知時也故記從不記離君子之居幽也不言或曰人從人從也者大者于外小者于內率之也

金氏履祥曰鹿人者古山虞掌獸之官從從禽也謂始從禽也

顧氏起經曰鹿人即迹人之官也

駕為鼠

王氏廷相曰復化也

矣中則曰

九月內火

傳內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

金氏履祥曰古者三月大辰旦見故出火八月辰伏故九月純火

徐氏巨源曰周禮季春出火季秋納火即此謂也蓋因于夏鄭司農謂以三月本時昏心星見于辰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伏于戌使民納火故春秋傳曰以出納火心為大火火見而出火伏而納

還鴻雁

傳還往也

傅氏崧卿曰案唐韻還還去也避也

徐氏巨源曰追遠而來迤邐而飛之謂還道遠而翔徐狀其羣而成列之容也

蔡氏德晉曰月令仲秋鴻雁來季秋鴻雁來賓此亦合而記之

主夫出火

傳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

金氏履祥曰夫當作火古者季春出火所以焚萊于是民之用火于田野者不禁季秋雖內火然而火之用有不可廢者如昆蟲既蟄而以火田之類于是主火廢其用而不出之民不得擅其用而不禁也

蔡氏德晉曰夫夫遂也周禮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是也

屬是也仁山改主夫為主火似不必蔡以夫為夫遂尤曲

陟元鳥蟄

傳陟升也元鳥者燕也先言陟而後言蟄何也陟而後蟄也

金氏履祥曰古人重元鳥當其至而祠之故其來也書降其去也書陟皆貴之也蟄者元鳥去則多蟄于鳥岸間土穴中沈存中筆談嘗載其事

蕙田案月令仲秋元鳥歸此云九月元鳥蟄者燕以仲秋之月去巢以季秋之月始畢蟄也

熊羆貉貉鼯鼯則穴

傳若蟄也

金氏履祥曰此周官所謂蟄獸也

榮鞠

傳鞠草也

金氏履祥曰月令鞠有黃花是也

樹麥

傳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

蔡氏德晉曰月令仲秋之月乃勸種麥其早者此舉其晚者言之也

王始裘

傳王始裘者何也衣裘之時也

蔡氏德晉曰授衣之候也周禮司裘云仲秋獻良裘季冬獻功裘良裘王所衣功裘卿大夫之服也月令孟冬天子始裘今于季秋言之張直清謂即單子所謂順霜而冬裘具之意非必其服之也

蕙田案夏都安邑北地也九月霜降則寒氣至衣裘宜也蔡氏謂非必其服之泥矣

辰繫于日

蕙田案辰者大辰也夏時九月日在析木之津將旦辰始見東方如繫于日然

雀入于海為蛤

傳蓋有矣非常入也

十月豺祭獸

傳善其祭而後食之也

金氏履祥曰古人豺祭獸然後田獵蓋古人于禽獸每有不忍殺之意惟天地肅殺之時豺獸自相食故取之以為乾豆賓客之用

初昏南門正

傳南門者星名也及此再見矣

黑鳥浴

傳黑鳥者何也鳥也浴也者飛乍高乍下也

徐氏巨源曰十月氣寒日暖鳥乘暄而浴也

時有養夜

傳養者長也若日之長也

元雉入于淮為蜃

傳蜃者滿虛也

蔡氏德晉曰月令雉入大水為蜃是也

織女正北鄉則旦

傳織女星名也

十有一月王狩

傳狩者言王之時田冬獵為狩

陳筋革

傳陳筋革者省兵甲也

蔡氏德晉曰案考工記弓人夏治筋春浹角而函人鍛革不詳其時則此陳筋革蓋因田獵用獸之後取所餘之筋革陳列而相察之將以為甲為弓耳非于是月即治筋革也函人察革弓人相筋殆于此時與

畜人不從

傳不從者弗行于時月也

蔡氏德晉曰畜人謂畜夫不從者言不復從禽也

方氏矩曰農事未畢不從狩重農事也言不從者以見二之日乃同也

萬物不通

蔡氏德晉曰重陰在上陽氣雖微動于下而天地猶閉塞故萬物不通

隕麋角

傳隕墜也日冬至陽氣至始動諸向生皆蒙蒙符矣故麋角隕記時焉耳

蔡氏德晉曰月令仲冬麋角解是也

十有二月鳴弋

傳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也

金氏履祥曰弋當作焉今雪霽霜風之晨則鳴焉一說鳴弋猶言鳴弦弋者以生絲繫矢而射謂獵禽也

元駒賁

傳元駒也者蠃也賁者何也走于地中也

金氏履祥曰蠃方言齊魯之間謂之駒蠃西南梁益之間謂之元駒

顧氏起經曰元駒是蠃之大者以其色黑故謂之元以其體健故謂之駒俗云馬蚍蜉是也

納卵蒜

傳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

金氏履祥曰

納者收藏之蔡氏德晉曰卵蒜小蒜也其根如卵

虞人入梁

傳虞人官也梁者主設罾罟者也

蔡氏德晉曰虞人澤虞也梁師水以取魚者入梁始漁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是也

隕麋角

傳蓋陽氣且暗也故記之也

孔氏頴達曰若節氣早則麋角十一

月解若節氣晚則十二月麋角解

傳氏崧卿曰月令仲冬麋角解與小正十一月記隕麋

角合十二月又記之蓋衍文戴氏因誤為之傳失之矣

金氏履祥曰案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學者

多傳夏小正云小正者其紀候之書謂之小則固非其大者也豈亦夏時之一

端與聖人得之以說夏禮則必有大于此者單子曰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

深其時微曰收而場功侍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然

則舉一端而推所謂夏時者當必有制度教條之詳不可得而聞矣

蕙田案夏小正之文見於大戴禮其傳或云

子夏所作或云大戴所作未之詳也宋傳崧

卿始分經傳為二朱子因之後儒說小正者

有數家今撫采其要俾言夏時者有考焉

詩豳風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傳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

一之日

歲發二之日采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傳歲發風寒也采烈寒氣也

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將何以終歲乎是故八月則當績也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

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傳饁上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四之日民無不舉足而耕矣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

朱子曰此章首言七月暑退將寒故九月授衣以禦

之蓋十一月以後風氣日寒不如是則無以卒歲也

正月則往修田器二月則舉趾而耕少者既皆出而

在田故老者率婦子而餉治田早而用力齊是以田

畯至而喜之也

朱氏善曰大寒之候在于丑月而慮之於建申之時收成之候在于酉月而慮之建寅之日其為豫備可知若寒至而後索衣飢至而後索食則其為計亦晚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傳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于此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

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傳倉庚離黃也懿筐深筐也微行牆下徑也

之候也柔桑稱桑也蠶始生宜稱桑

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迨及公子

同歸

傳遲遲舒緩也繁白蒿也所以生蠶傷悲感事苦也

何氏楷曰春日孔以為建辰之月案月令云仲春之月倉庚鳴夏小正云二月采繁則此章兩春日皆謂二月也

大田文子子建
以爲上無學下
以爲命未聞出
四書則

十

周南所云螽斯是也莎雞爾雅謂之天雞亦名酸雞羅願以為即絡緯今人呼為絡絲娘者是也蟋蟀一名促織一名蜻蛚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唐風云蟋蟀在堂是從野入居室內此云入我牀下與唐風云在堂者相合先言在野在宇後言蟋蟀入我牀下互文見義也朱傳謂一物隨時而異名殊不然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傳鬱棗屬與薁薁也剝擊也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傳壺瓠也叔拾也苴麻了也樗惡木也朱子曰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苴茶

以為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

嚴氏榮曰優老而薄壯勸俗之厚也

九月築場圃傳春夏為圃秋冬為場十月納禾稼傳黍稷重穆禾麻菽麥嗟我農夫

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傳出為下入為上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傳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傳乘

朱子曰宮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為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為宅在邑秋冬居之功葺治之事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

祭韭傳冰盛水腹則命取水于山林九月肅霜十月淅場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傳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淅場功畢入也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張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趨其藏冰之

役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于公舉酒而祝其壽也

右時令上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九十九

淮陰吳玉搢校字

